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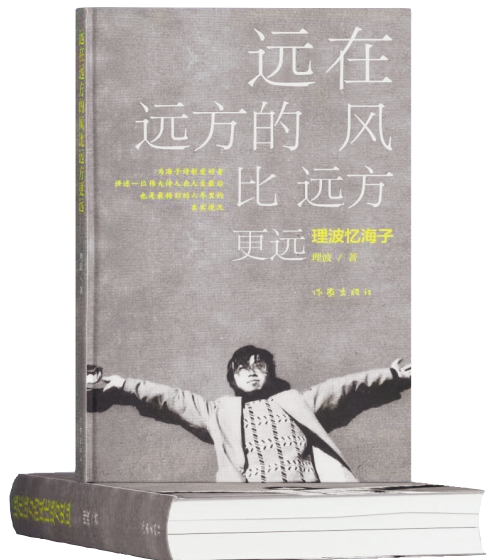
唯有真实的经历让人难忘

——序《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吉狄马加

诗人海子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东海子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一天开始,海子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了一个不断被广泛议论的诗歌事件。诗人之死就如同一个魔咒,多少年来似乎一直笼罩在一些天才诗人的头上,而他们的死亡所带来的各种猜想,甚至变成了比他们的诗歌本身还让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20世纪前苏联革命诗人、未来主义诗歌的核心人物马雅科夫斯基的自杀原因,直到今天史学家们仍各执一词。是他在遗书中所说的“爱情”和“生命”的小舟被撞得粉碎,还是他对他所崇尚的理想完全绝望,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诗人,有关他的死,在他不同的传记中,一直是最重要的、也是作者和读者最关心的内容。有意思的是,关于马雅科夫斯基最终的死亡,我对那些通过对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进行理论性分析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充满怀疑的,因为那些结论不足以给人信赖的理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前苏联抒情诗人叶赛宁的死亡,更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前者甚至为叶赛宁的死写过一首有名的诗歌《致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在这人世间/死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可要困难得多。”我以为,在这里写作者没有半点嘲讽死者的意思,而马雅科夫斯基最终选择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才让人感到令人唏嘘的反讽的况味。每一次当我读到这首诗的结尾的时候,我的内心都会为诗人选择这样的死亡方式而震动,但是尽管这样,我在阅读有关这两位诗人的大量文献和传记时,最让我感到信赖的,还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所记录下来那些充满细节和日常生活的文字,就像今天在对某个重大事件或某段历史进行讲述时,我更愿意读那些极为个人化的、完全从更微小的切口呈现出来的真实。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理波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封面所用照片系理波1986年摄于北京明十三陵大红门

我说以上这些,就是想告诉读者朋友,有关海子死亡的原因,以及大量有关海子的各类传记,似乎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需要

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否定这些研究文章和传记的价值,我想说的是,我更看重的是那些有关诗人的日常生活,那些生活有时候甚至并不具有直接解读这个诗人创作思想的意义。也正因此,当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构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描述中看见一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个性真实、呼之欲出的诗人的形象。我不想简单地说明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有关海子的书,是一本从学理上研究海子全部创作和生平著作,我想说的是,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最真实地看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海子所经历过的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毋庸讳言,海子其实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完成了一个天才抒情诗人的锻造。客观地讲,中外诗歌史上,正值青春创作爆发期而遭遇天折的诗人不乏其人,在这里我没有将法国诗人兰波与海子进行比较的意思,不做这样的比较,是因为兰波在活着的时候,其大量的作品已经被经典化,而海子在生前还不是一个享誉诗坛的诗人,他的声名鹊起应该是在他死后。我无意识是死亡促成了海子后来获得的声誉,诗人的成功最终还要回到其作品,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文本必须是坚实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读者,都会对他的作品进行更严格的审视和评判。

我曾经在别的地方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海子

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作为同行,我不想也不愿意把他变成一个神话,因为他的创作事实上同样留下了那个时代和他个人的某种遗憾,比如他大量的长诗就留有实验性的痕迹,毕竟他是在走向更成熟的阶段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诗人都会通过阅读彼此的作品去深度地认识对方,我一直对海子的作品抱有极大的热忱,他曾写过一首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也正因此这首诗,我在青海工作期间,与当时青海省海西州的领导促成了海子诗歌陈列馆的建立,并为海子诗歌陈列馆题写馆名,在那里留下了一幅我自己撰写的献给海子的对联:“几个人尘世结缘,一首诗天堂花开。”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海子诗歌陈列馆俨然已成为一个让很多诗歌爱好者流连忘返的诗歌地标,也成为了一个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旅游者喜爱的打卡地。

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朋友孙理波,正是这位海子最为重要的朋友和同事,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能认识和了解海子的极为真实的讲述。我以为最可贵的,是他的讲述既有我们称之为口述史的故事逻辑,更让人感到亲切可信。当他还原当时的生活面貌时,并没有以推论甚至想象的方式来描述当时发生过的一切,尤其是他们在昌平的生活,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我

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状况,那的确是一个让年轻人怀揣梦想并期待着发生变革的时代。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完全相信他所讲述的过程,以及人物间相互对话的真实性,相信它们都是源于他对所经历的客观情况的复述。他具体地讲述了他与海子及其他朋友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这本身就打破了流传于坊间的海子当时生活如何潦倒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性敏感、内心细腻而在精神上有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人。在他的讲述中,有一个情节让我一直念念不忘,那是1986年的一个萧瑟的秋天,他和海子一整晚喝酒聊天,后来海子告诉他,“要不是停电,和你一块儿喝酒,如果我自己直接回去,也许就完了”。海子还告诉我,“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法‘结果’自己”。如果没有与海子进行过这样深度的接触,孙理波是不可能告诉我们,海子在自杀前3年就有过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的。

关于海子的死,孙理波并没有简单地下一个结论。他告诉我们的,是海子在当时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为何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表现出那样一种状态,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我还非常欣赏孙理波讲述故事的口吻,从容、直接,没有多余的修饰,尤其是对人物心理和当时情境的描述,尽量克服了讲述人的主观推论。我相信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会同我产生一样的感觉。

海子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但作为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他会永远活在那个风华正茂的年龄。就他留下的文字和诗歌而言,死亡永远不会将他打败,因为诗人的死可能就是一个仪式,而他的作品,将穿越这个仪式的门槛,最终一步步走向人类精神的高地。

(作者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书摘)

□理波

1984年8月底,我们真的搬到昌平去了。

昌平,当时还叫昌平县,离西北三环30多公里,在北京北部偏西的方向。从学院路北土城,一路往北,过清河、西三旗、回龙观、沙河、白浮,再往东不远就到县城的地界了。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校领导就开始找地,寻觅了大半年,最后终于决定把新校区落在昌平县城东关外的一片庄稼地里。

在新校区正式建立之前,为了让我们这拨人和1984年又分来的青年教师先期到达昌平,提升一些人气,同时又有地方住,离开那个整天与猪圈为邻的大钟寺小院,学校在昌平县城西环路、北环路交界处的西侧,新建的西环里小区,买了其中十五号和十六号两栋楼。每栋6层,有7个单元,红色砖墙。在西边两栋楼之间盖了一个食堂,东面则安了铁栅栏和一扇门,由此形成一个围合。

1984年秋季开学前的一个大热天,学校车队的老李师傅,开了一辆破旧大巴,来到大钟寺小院,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都拉到了昌平县城西环里。那天,海子依旧穿着白衬衫,他把大木箱子放在最后的座位上,个头不高的他在旁边坐着,显得箱子很大。

大巴开上三环,在蓟门桥转向,过清河,沿京昌路一路向北。公路是双向单车道,非机动车道上时常会看到马车,两侧高大的白杨,风吹过能听到哗啦啦的树叶声。

车上没有空调,玻璃窗半开着,不见把手踪影。风吹在我们的脸上,只觉阵阵凉爽。后来,我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一有空空着肚子坐班车,车窗摇不上,风直往肚子里灌,落下的病根。

大巴一直开到西环里的两栋楼之间,我们拿着事先领到的钥匙,把行李直接搬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去库房里领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蓝绿色的铁皮书架、一张床板及其绿色的铁管床架,这些都是免费的,算是我们安家的全部家当。

全部安顿妥当,也就到了傍晚时分。

十六号楼是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时叫法大进修学院)的学生宿舍,我们住在十五号楼的几个单元里。海子在六单元302号,1985年从西北政法学院分来的常远住在海子的楼上601号,我在七单元的602号。

学校安排两名教师住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大家在找室友时,一般都会找一个比较熟悉且在学院路坐班的同事。海子的同屋,应该是他北大的同学。我的同屋是法大1984年留校,并在法律系办公室工作的同事。记得来看房的那天,我的室友领完了东西,在书架上放了几本书,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从实际情况看,坐班的同事多数时间都会住在学院路的办公室,所以我们在西环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人住一套,不来往的同屋也不会把自己这间锁上。

海子住的302号,进门是一个四平方米的小厅,北面是厨房厕所,东西各一间卧室,东屋的面积更大一些,海子就住这一间。屋里除了领的床、桌子等用品外,在门边上还放着他的木箱。厨房是空的,有一个煤油炉和一个自己做的电热丝简易炉,厕所有一个淋浴龙头,但永远只有凉水,所以只能在夏天用。

可就是这样的条件,也比大钟寺小院强多了。刚搬过去的几天,正好天气晴热,我们几乎天天洗澡,傍晚时看到海子头发湿漉漉



理波(左)与海子在宿舍里的合影

的就下楼了,手拿两个搪瓷碗去食堂吃饭。那阵子,他喜欢穿一件胸前有几道蓝条的T恤、牛仔裤和白色的运动鞋,还没有开始留胡子。

校刊编辑部需要每天坐班,一年多后,海子从校刊调到了哲学教研室,担任讲授美学的老师。那时校内换一个部门很容易,只需要找想去的那个部门领导打个招呼基本就行了。就像我过了三年,从犯罪心理学教研室调到了法律思想史教研室一样。

我们平时不用坐班,除上课外,只要每周二、五两次去学院路校区,参加教研室活动就可以了。

班车就在楼前,早上6点半发车。头几年人不多,晚一点下楼也都会有座,后来,学校在昌平东关征了农民的地,得给他们安排工作,所以有不少农转非人员要去学院路校区上班。从那以后,早上坐班车变成了一件难事,为座位吵架算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动手动脚,我和海子以及其他老师经常是全程站着。

因此,只要教研室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我们就请假不去或中午再去,那会儿中午没有班车,只能坐公交345路,在马甸下车,再换302路到蓟门里下车。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与海子都是这样进城,然后去学校或去其他地方办事儿。除了学校班车,我们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345路公交车。在那个还没有八达岭高速(今京藏高速八达岭段)的年代,漫长且拥挤的车程,让我们把沿途的站名都记得滚瓜烂熟了,如二拨子、朱辛庄、史各庄等,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在不进城的日子,我们在昌平这个典型的、灰色基调的北方小县城,过着一种闲适的、自由的读书生活。

我们的生活常态是晚睡晚起,夏天会在8点左右起床,冬天10点甚至11点,起来就吃一个现在流行的brunch了。下午和晚上都是读书时间。对海子来说,晚上是写诗的时间,他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睡觉。

如果我们彼此有事,或不想打扰对方,可能连续三四天,整天就是一个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每天或隔一两天见一次。没有手机、没有电话,见面就是直接上门。一般都是傍晚时分,海子在楼下食堂吃完饭,端着搪瓷碗一边吃一边上楼来找我。

我喜欢自己做饭,很少去食堂。他上来的时候,正好也是我要吃饭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就在一起拼着吃了。有时吃着吃着,隔壁又会来一两个年轻同事,这样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之后,大家就随意聊,有好多

次聊着聊着,话题就展开了,这时也是最为愉快、酣畅的时刻。聊到午夜或下半夜是常有的事。

如果约好看电影或要进城,事前会说好,通常约好时间,在楼下等。

在昌平,就是这样,我们过着平静、规律的生活。

昌平是安静的,西环里是安静的,我们生活在安静里。

海子有一首诗,题为《在昌平的孤独》,“孤独是一只鱼筐……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

于是,有人据此推断海子在昌平的日子是孤独的、悲惨的。西川在《怀念》一文里表示,“他的房间里没有录音机、收音机”,海子确实没有录音机,但他有一个带天线的收音机;“他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海子确实不会跳舞,当年我们都不会跳舞,我们也都不会骑自行车,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会骑车。另外,还有“更惨”的说法,说他大学毕业后,在昌平仅看过一次电影。多年后,我告诉西川,“海子在昌平不是只看过一次电影,而是你们俩一起在昌平只看过一次电影”,西川听后乐了。

从十五号楼朝北望去,不远处是军都山的一个小支脉。“春山无伴,伐木丁丁,山更幽”,在昌平如风的日常生活里,有时是事先约好,有时是偶然碰上,海子与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学,经常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这种扎堆在一起吃饭聊天,通常是在我屋里,我用双喇叭收音机播放一些曲子,作

为背景音乐。我有几盘翻录的录音带,包括海顿、莫扎特、斯美塔那和马勒的曲子。播放最多的是马勒的《第七交响乐》。

也有一些美国的流行歌曲和音乐,如卡伦·卡朋特、约翰·丹佛的歌。听到好听、喜欢的会反复听好几遍,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一个女中音稍带烟嗓唱的英文歌——《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至今能依稀记得: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另外,还有一首节奏明快的《单程车票》(One way ticket)。当然,少不了的一定还有邓丽君的歌。这些歌曲、音乐,不断播放、反复聆听,如同在我们粗笨的心坎上细细地打磨。

大家随兴而聊,谈读书心得、谈社会时事。这种聊天如果在周末,通常会聊到天昏地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掏干,聊到极致。有人会说“今天聊得差不多了吧”,如果依然有人意犹未尽,那就继续,直到最后互相看看,都感觉差不多了,窗外天色也渐渐亮起,才各自回屋睡觉。

我们搬到昌平不久,在西环路一家杂货店,我发现竟然有卖“上海咖啡”。圆形铁皮密封装,五块一听。为此,我专门去买了一套带白蓝道的咖啡瓷杯和一个铝皮内胆、烧起来冒泡的咖啡壶。

海子来我这儿聊天,我就像模像样地煮一壶咖啡,配有方糖、知己。在我这儿聊天,喝咖啡也算是一种标配,可惜的是那时没有什么点心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我刚把咖啡倒好,转身端给海子的时候,碰翻了,洒在了他的白色T恤上。他一脸愁云,我告诉他没关系,水里多泡一会儿,就能洗干净。他立马下楼去换了一件淡灰色的衬衫。

有音乐、有咖啡,海子来我这里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晚饭前后。“嘿,最近又写什么了?”有时我见面就问。“写得不多,这些日子老在看书。”他回答。

在昌平的几年,若说真正的娱乐,应该就是看电影了。有时,海子还会借一辆自行车,自己去看电影。我们那会儿都没有自行车,借自行车,远一点的话,会骑到十三陵水库。

■新书书讯

《霍林河的女人》
翟妍 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

霍林河畔,一块从未被书写过的处女地,贫瘠而荒凉。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却孕育着一个关于坚持、选择和爱的故事……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笔,以胡来早为主人公,其他3位女性为衬托,通过描述她们的家庭变化、个人磨难、情感经历、村庄变迁,展现出乡村女性在逆境中的坚强与勇敢,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同时也表达了霍林河畔人民对盐碱地改良、建设新时代新农村的坚持和勇气。小说东北气息浓重,视角独特,人物众多,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是吉林西部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更是一部展现中国农村巨变和乡村振兴的叙事长诗。



《香蕉林密室》
陈崇正 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

香蕉林密室是一个隐喻,更是一个寓言。陈大同亲手栽下香蕉林并打造他的地下王宫时,不曾预料到今后,自己与密室的命运会在历史长河遭遇几番浮沉。他既猝不及防地面对着时代大潮,又经历着匪夷所思的科技发展,命运起落沉浮,却不知归路在何处。小说以碧河镇半步村陈家、关家和祖家三家人的生命遭际,串联起改革开放后直至未来的漫长时代变迁中几代人的精神图景。



《莫莉和森克》
永城 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4月

《莫莉和森克》是作家永城的最新长篇,可谓一部中国的商战科技版《克拉拉与太阳》。森克是一套由跨国IT集团SWG运行的智能信息系统,是比ChatGPT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程序,主要负责为SWG集团核心管理层收集整理数据和信息,同时协助集团调查发生在集团内部的各种员工违规和舞弊事件。SWG集团致力于人脸识别的杭州子公司耀目公司发生了一起非法入侵案,有人在深夜潜入耀目公司总经理及创始人楼小辉博士的办公室,试图登录其手提电脑。内部调查科的高级调查师莫莉受命调查此案,并求助于森克系统。AI是否能够拥有人的思想和情感?《莫莉和森克》聚焦当下火热的AI智能话题,用惊险刺激的商战故事,让我们反思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联系与矛盾。



1983年,海子在北京。唐师曾摄